



灯光下漫笔

时光如水，你想握住它根本握不住。蓦然之间，又要到腊八节了。

小时候，家里的老房子有座连着大门的三间东房，南边一间是出人的门洞，北边一间里盘着土炕是卧室。居中一间对角线盘着一大一小两个锅灶，大锅灶在东南角，主要是蒸馍用；小锅灶在西北角，主要是做一日三餐；大锅灶西边，紧挨西墙，支着块大案板；大锅灶和案板中间紧挨南墙根，放着一个水瓮；小锅灶东边，盘着过冬用的土炉子。屋子中间靠着东墙，立放着吃饭用的矮腿四方桌。所谓立放，就是桌面朝里、桌腿朝外，立起来放置在一条长矮凳上。吃饭的时候，再把桌子搬到屋中央，摆正放好。这间屋子，既当厨房，又做餐厅，还兼着会客的功能，一屋多用。就在这狭窄逼仄的屋子里，母亲给全家做了十几年的一日三餐。

为做腊八饭，母亲在腊月初七的晚上，就细心地拣好了黄豆、红豆、豇豆、板栗、花生，淘洗干净，泡在碗里。腊八早上起来洗漱罢，先和一大团足够全家人吃好几顿的面，盖在和面盆里醒着（因为，腊八饭讲究一顿不能吃完，寓意家有存粮）。然后，开始叠被子、褥子，把被褥整齐齐摆好，把炕上收拾干净敞亮。收拾好屋子里面，又开始打扫院落，哪怕是只有一片落叶，也要打扫干净。接着，给鸡拌食、喂食，给猪拌食、喂食。

等这一切活计干完，母亲洗洗手，系上围裙，开始揉面、擀面。我相信，母亲是懂得时间管理学的。尽管母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没上过学念过书，只在村里上过几天扫盲班。但母亲对家务活统筹兼顾、有先有后、穿插进行，绝对称得上是时间管理的大师。

她在案板上均匀地撒好一层薄薄的面粉，把醒好的面从面盆里抠出来，开始揉，直到揉成扁圆形。从架上取下擀面杖，两手分执擀面杖两端，开始熟捻且有节奏地用力擀面，不时会撒些面粉防粘。我曾观察过，当面团被擀成片状，母亲是把面片卷在擀面杖上擀的，擀一圈，就摊开来，撒些面粉；再卷起来，再擀，再摊开，再撒些面粉……循环往复。母亲擀面的功力和眼力绝对堪称一流，因为要把偌大的面片擀得又圆又大薄厚均匀并不容易。而且，我家的那块案板还不平整。听母亲说，从木匠做成时候，那案板就像犯了犟驴脾气，拧巴着，对角下弯，中间上拱。可想而知，在这样畸形的案板上，想把面擀薄均匀，要有多高的技巧！

母亲的腊八饭

■淮战科

面片擀好了，母亲再撒些面粉，然后把面片一层一层折叠起来。待面片折叠好后，母亲便开始施展刀工切面条了。母亲的刀功也是一绝。她左手按着叠起来的面片，右手握刀，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到她握刀的右手抬起按下的动作，就见握刀的右手赶着按面片的左手迅速后撤，而在刀的后面已然是迅速增多的切得一般粗细、整齐划一的面条。若拿尺子卡，都是半公分，毫米不差，仿佛精密生产线的作业成果，又像是排列整齐的受阅部队等着接受检阅。近一米长叠起来的面片，母亲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切好了。接着，母亲把切好的面条一把一把提起来，在手里抖落抖落，撒上面粉，放置在案板上。

面条备好了，母亲会掀开小灶台上的锅盖，往锅里添上多半锅水，把夜间泡好的豆子下进锅，盖好锅盖。然后到柴房里，抓一把碾过的麦秸，放在几株棉花柴上，一起抱进东房的小灶台前，开始生火造饭。在灶火燃烧的间隙，母亲麻利地剥葱、冲洗，切下一截，切成葱花，又冲洗好一块豆腐，切成一公分见方的豆腐丁。还会取出家里的长柄小炒勺，添一勺底油，放进灶膛里加热，感觉油快要冒烟了，取出炒勺，先放豆腐丁，在油里炸出星星点点的金黄，再放葱花，用筷子翻搅几下，撒些花椒面，再撒适量盐。此时，炒葱花的香味已经氤氲在整个屋子里，又从屋里窜到院子里。

待锅里热气腾出，掀开锅盖，水哗哗翻滚，豆类们在滚水作用下，翻上来沉下去，已煮开了花，母亲便开始下面条。下好面条，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一边不时掀开锅盖，用筷子搅一搅。

那天，放学回家的我，一推开家门，腊八饭四溢的香气就扑鼻而来。我赶紧洗手，搬好饭桌、板凳，端菜、摆筷，一边唤父亲、哥、姐吃饭，一边接过母亲舀好的一碗碗腊八饭，放到饭桌上。闻着香喷喷的味道，看着豆红色的汤汁，和卧在面条上煮开花的黄豆、红豆、豇豆、板栗、花生豆和葱花、豆腐丁，我不禁胃口大开，食欲大振，甚至顾不上夹母亲做的其他几样菜，吃完一碗，又舀一碗，一连吃了三碗。晚饭后，又吃了两碗。

第二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离村约五十华里的县重点初中——安邑初中上学，吃住在学校。后来，读中专、上班，集体灶上吃饭，再没吃过母亲做的可口的腊八饭。母亲的那顿腊八饭，成了我珍藏在意蕾间和脑海里的永久记忆。

大寒

■王晓霞

雪是大地寄出的最后一封素笺
落进腊月的掌纹里
泪开，一片寂静的白
风把“寒”字，磨成薄薄的刀刃
刮过枯枝
刮过窗棂
刮不走暖气灶上的蓝焰
和窗台上待挂的红灯笼
腊月的第一天

冬站在最高处
沉默着，交出所有凛冽
我们裹紧衣衫
在暖灯下
数着日子
也数着
冰层下
悄悄涌动的
春潮

天鹅落在水面上

■安武林

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吃惊的程度，不亚于和外星人不期而遇。故乡的朋友说，崔家河水库飞来了四五十只天鹅。

随即，她发来了一组照片和一个视频。

一排排的杨树，密密麻麻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每一棵，都有胳膊那么粗。光秃秃的树冠拥挤挨挨，好像在跳森林之舞一样。树干是白色的，被阳光一照，披上了一层金光。因为距离遥远，那些天鹅真只是一些白色的点点，看不真切，它们好像落在树林中一样。更远处，有荒草，有积水，像是很大的湿地一样。

我很诧异，又充满疑问。那是天鹅么？

第二张图片，距离近了一些。每一棵杨树树干的二分之一，差不多都浸在水中。湖蓝色的水面，散发着冬天特有的冷幽幽的光芒。这一次，看真切了，的确是有一些白色大鸟在水中游弋。

视频，就更清楚了。一只只硕大的，白色的天鹅，正在水中游弋，浩浩荡荡，像是一只只小船。不，像一支袖珍的舰队。

久违了，崔家河水库。童年的记忆，犹如夏天的阳光一样，铺天盖地洒开了，点点滴滴，都是温暖，都是美丽。

崔家河水库，是为了泄洪和储水而建。我一出生，这个水库就存在了。水库里的水，都是中条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以及雨天的雨水汇聚而成。那一条从中条山上奔流而下的河，叫青龙河。它不仅是我们的母亲河，也是我们和另一个村东下冯的分界线。

青龙河从中条山的东北方面奔流而下，曲曲弯弯，像一条狂舞的巨龙，从我们村和邻村穿越而过，向西而行，一片片芦苇长在水中。在夏天，芦苇丛里到处是好看的苇鸟的叫声，此起彼伏，像在开音乐会，热闹，欢快，喜庆。那鸟的叫声很特别，有长音、短音、卷舌音，响亮，有力。最终，又绕向东

南，汇聚到崔家河水库。崔家河是一个村名，想必是水库建在崔家河的地界上，才叫崔家河水库的吧。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少去崔家河水库。倒是青龙河，常去。我们村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一直通向青龙河，穿过河，至邻村，再直走，就上山了。而去崔家河水库，则是南北走向，我们向南走，可以直达崔家河水库的大坝。大坝是半圆形的，很高，沿着大坝东西走，向南一拐，就走上大坝，就是主干道，直接通向夏县县城。

去青龙河，多半是打猪草。河边水草丰美。我喜欢看奔流不息的河水，有时候，自己还搬动石头，想看看下面有没有螃蟹。有时候，打猪草时，在草筐里放一本小说，猪草打满一筐，就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小说。如果是三六九的集日，我在这里，就希望能碰上从山上下来赶集的老亲戚，我喊舅舅和舅爷。他们牵着牲口，驮着药材、木材，或者土豆、粮食什么的，在集市上去卖。夏天，青龙河的河水不深，水流却很急。在河面上，有人放上一块块大石头，人踩着石头，拉着缰绳，让牲口在水里行走。

小时候，我学游泳，是在我们村的水库和叫作“深井”的另一个水库里学的。一个水库大、水浅，“深井”水深，但很小，长不足百米，宽仅有几米。这两个水库和崔家河水库相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崔家河水库至少比它们要大许多许多倍。第一次见到崔家河水库，我惊呆了，不禁感到头晕，而且具有深深的恐惧感。如果我一个人，不要说在崔家河水库游泳了，就是站在河边看一看，都会感到寒意袭人，望而生畏。

那年夏天，我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崔家河水库。之前，我已经在村里的两个水库中学会了游泳，除了潜水极其差之外，在水里游游泳，还是能够比较自如地游几个来回的。大人警告我，小心水里的

漩涡，小心别被水草缠住胳膊腿。而那水里的水蛭和水蛇，不用提醒，我是远远会避开的。那一刻，我后悔跟同学们来。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被人发现，总是很伤自尊的。所以，在同学们的吆喝和催促下，我才跳进水里，在岸边及浅水水域里游了一圈。

崔家河水库的四周，除了道路，就是无尽的田野。不远处的群山，山峦叠嶂。在北面，也就是青龙河汇入崔家河水库的入口处，长满了杨树。从山上到山下我们村，再到水库，是L形状，地势越来越低。如果没有水库，没有大坝，如遭遇洪水，地势低的村庄很容易遭到水灾。那一次在崔家河水库游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回到家，就被我爷爷知道了，他用捆麦秸的绳子，把我绑在我家院子的枣树上，以示惩罚。爷爷是火爆脾气，在我家，以及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没有人不知道。夏天的中午很热，不一会儿我被晒得汗流浹背，但没有谁敢帮我说话。一句话，就是爷爷让我长记性。

后来，我才知道，在村里，爷爷有个老亲戚。老亲戚家三个儿子，老大最聪明，又能干，还长得英俊潇洒，其余两个都有点痴傻，而这个老三就是我同班同学。老亲戚家的老大，还没有结婚，水性极好，去崔家河水库游泳，结果淹死了。爷爷无比惋惜、痛惜，所以，非常害怕我去游泳。用爷爷的话说，在水里淹死的，都是水性很好的人。我知道，爷爷的怕，是深深的爱，只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并不能理解。我很感慨，爱是人生最大的学问。终其一生，恐怕都难以参透，多少人是怀着恨和误解离开人世的。

从前，我们村里吃水，家家户户都是吃自己家从井里打上来的泉水。几乎每一家都有一口水井，用轱辘绞水。后来，日子一天富裕了，但水位下降了。所有的水井都废弃了，青龙河干涸了，崔家河

水库也成了一片荒地，有人种庄稼，有人栽树，有人种蔬菜。冬天的时候最荒凉，高高低低的荒草，在风中悲鸣，宛若人间一曲挽歌。

我的人生颠沛流离，种地，打工，去外县读职业中学。偶尔经过一次崔家河水库，内心也是一声叹息。崔家河水库，是我们附近村最大的一片水域。它就像大地的眼睛。我一直觉得水就是灵性，是大自然给生命最宝贵的恩赐。无论是读大学时光，还是工作之后，每一次回到村里，我总是想找发小聊聊，回忆往昔美好时光。聊天时，总不忘问问崔家河水库咋样，有水吗？发小说，水干啦，今年旱得厉害。好像年年如此，也许有过水的时候，只不过和我失之交臂，我无缘看到。过去，都是无限的美好，向前看，如同崔家河水库一样，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惘然若失。

去年冬天，回到村里，发现人们在疏浚河道，青龙河里尽是白花朵的石头和沙子。忍不住，向发小提出看看崔家河水库想法。发小很痛快就答应了，开上车，就陪我来到了崔家河水库的大坝。他把车开得很慢，望着车窗外的水库，心里很悲凉。满眼的茵陈蒿，一团一团，黄得发黑。这些野草，在乱石滩、荒地、土坎上，长得最旺盛。小时候，我们家家户户烧柴火，茵陈蒿是最好的引火之物。站在崔家河水库的大坝上，发小指着崔家河村对我说，我们的另一个伙伴的坟就埋在那个地方。我们几个都是文学少年，年龄最多相差一两岁，我不胜唏嘘，心里深深地感慨道：“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文学梦，水……都远逝了。”

崔家河水库有水了！崔家河水库的水，复活了我久违的记忆。而白天鹅，这是第一次来啊。从黄河岸边，从河南的三门峡，从邻县平陆飞来了。这吉祥的天鹅啊，你是信使，是天使，你为什么而来？你是想悄悄告诉我一句话吧：未来更美好！

牵着我的小手，一股暖流涌全身。父亲稳健的步伐踏雪而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那是大地的回响，父爱的力量。父亲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娃娃，歪戴着草帽，镶嵌了两条木炭当眉毛，黑炭块当眼睛，插一根胡萝卜做鼻子，憨态可掬，太可爱了。我穿着妈妈做的千层底雪地走路不打滑，与强强、云云、志武几个小伙伴把雪拧成雪球打雪仗，打得热火朝天，各有胜输，一个个变成了小雪人。院子里一片娃娃们的欢笑声，那是多么欢快、热闹、无忧无虑的场景。

一场雪，太阳村变了模样。宽阔的村中心广场，尽被皑皑白雪覆盖。高大的钟楼、飞檐斗拱的三义庙、巍峨的大戏台、特色建筑的展览馆、党群服务中心等建筑银装素裹，鳞次栉比。街道两旁原来光秃秃细瘦的枝条也变成了肥嘟嘟生动有趣的雪枝雪条。天地一色，玉树琼花，太阳村变成了白色童话般的人间仙境。

雪落太阳村，太阳村好风光。雪，带着暗香，怀着清丽，奔赴一场与洁净卫生太阳村的天涯邀约，把幸福祥和带到人间。雪是水的轮回，是冬季盛开的诗行，充满纯粹的诗意与美感。雪是春的使者，冬季美丽的六棱花。在一片洁白中净化心灵，感受生命的宝贵与美好，洗涤内心的繁杂与喧嚣。

身，还是特写；特写是拍正面、侧面，还是三分之二呢？请诸君拍前做好功课，望玩得开心，拍得漂亮，能有佳照珍存、传世，甚好！

望雪兴致即起，换衣整装准备出发，家人见了严令禁止！年近八旬，腿脚不便，摔一下怎么得了？

从艺半辈子，摄影几十年，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放不下丢不了。这许多年已不再背大相机，只拿手机拍拍。凡是眼睛看到的人物风景，思想还是在构思画面，考虑怎么拍摄好。痴迷于此，本性难移，虽无豪情再去登山涉水下矿井，但创作的热情仍在，时时处处都想用艺术来表达情感。真是个艺痴！

外面雪景拍不成，在室内，我把各个窗口爬遍，不同角度、不同时段拍了几十张照片，记下这场雪。

瑞雪兆丰年！我愿似这雪，化作水，滋润小麦、滋润草木、滋润人间。

雪落太阳村

■韩喜中

安宁、祥和，使人忘记躁动与忙碌。

纷纷扬扬的雪，止不住人们脚步。单调的乡间，日子，因一场雪的款款而来变得格外温馨。

老年协会活动室，腿脚利索的老者从不同巷道走来，这里是他们的乐园，幸福时光的聚集地。爱好文字的老韩、老刘、老韩，戴着老花镜，手捧爱书认真地品读，书香吸引，一会儿乐，一会儿忧。累了，相互交流，谈得津津有味。

那几个练书法的，聚精会神，笔走龙蛇，旁观者声声喝彩，惊动了一旁打扑克的好爱好者。

棋手老郭与老张你来我往，步步为营，眼睛直直盯着对方的破绽。观棋者虽说观棋不语，其实对内行来说心里更清楚，真想拿起棋子为保驾的一方走一步好棋。

外面下雪寒冷，屋内热气腾腾。

大雪封门，围炉夜话。一个个昏黄的窗棂里，弥漫着闲适的光亮。爱热闹的你张明温暖如春。憨憨的火炉发出温暖的光。张明、韩朋、韩海海几个男人

们，拿出小型卷烟机，一支支烟卷从机里吐出。你一支、他一支凑在一块喷云吐雾，屋子里袅袅蓝烟缭绕。做针线活的女人们大声制止了他们的污染。孩子们听爷爷讲述红军攻城略地的战斗事如痴如醉。

谁在深夜痴痴地等待雪中夜归人？村“两委”一班人正在热烈讨论太阳村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作为，要把太阳村由“全国卫生模范村”打造成“全国文明卫生模范村”，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高标准新农村。

雪中的村民，不一样的爱好，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的打算，不一样的期待，干着不一样的事情。

一场降雪，给村子送来清洁、静谧、美丽，也给人送来欢喜的回忆。思绪油然飞回到几十年前儿时下雪的情景。我清楚记得，那是1959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冻得我的小手肿得像癞蛤蟆的脊背。鹅毛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中年的父亲在巷子里去学校胡同的拐角处，等着我放学回家。怕我不小心摔倒，父亲粗糙的大手

缓画面，时久站不起身，被人搀扶着下山；在右玉杀虎口拍塞外寒冬，冻得按不下快门；与影友在司马沟拍雪景，车冻得发动不着，人推车行……为拍一张好片，有许多故事，许多艰辛，不叫苦，不知悔，偏偏就乐此不疲。

拍雪景是有讲究的，不动脑子是很难拍出好片的。你不仅要熟悉手中的设备，运用平常的摄影技巧，还要懂雪地准确的曝光量、黑白灰的影调还原程度、色彩在雪景中的点缀、黑白在图中的对比，等等。在体裁上也需要动脑，选择拍静物，还是拍动感，是拍广角大场景，还是拍特写，都得认真推敲，才能用好光圈速度，达到聚焦清

大寒居家拍雪景

■樊晋英

大寒时令，好大一场雪，涤尘杀菌，滋润田禾，好雪兆丰年！哇……早晨拉开窗帘，被外面的雪景惊艳。房上路上花带下，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辆辆停泊的小轿车，变成了肥胖臃肿的北极熊，挤靠着蹲在雪地上。塔松被厚厚白雪压衬，更显得层次分明，更显得塔形完美。银装素裹的大地，整洁、素雅、迷人！

每逢大雪，我都格外兴奋，我是摄影人，这是拍摄美景的绝佳时机，生怕错过造成遗憾。

20世纪80年代起，我为拍“原虫驰象”的诗意，早晨独上中条山，攀登高峰时不慎滑落，差点摔死；在拍长城时，因蹲着游人点

生活写真

大寒居家拍雪景

■樊晋英

大寒时令，好大一场雪，涤尘杀菌，滋润田禾，好雪兆丰年！哇……早晨拉开窗帘，被外面的雪景惊艳。房上路上花带下，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辆辆停泊的小轿车，变成了肥胖臃肿的北极熊，挤靠着蹲在雪地上。塔松被厚厚白雪压衬，更显得层次分明，更显得塔形完美。银装素裹的大地，整洁、素雅、迷人！

每逢大雪，我都格外兴奋，我是摄影人，这是拍摄美景的绝佳时机，生怕错过造成遗憾。

20世纪80年代起，我为拍“原虫驰象”的诗意，早晨独上中条山，攀登高峰时不慎滑落，差点摔死；在拍长城时，因蹲着游人点